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九三九・子部・儒家類

|                      |                     |     |
|----------------------|---------------------|-----|
| 說理會編十六卷（卷九至卷十六）      | 〔明〕季 本撰             | 一   |
| 雙江先生困辯錄八卷            | 〔明〕聶 豹撰 〔明〕羅洪先批注    | 七五  |
| 研幾錄不分卷               | 〔明〕薛 侃撰 〔明〕鄭三極輯     | 一三九 |
| 文華大訓箴解六卷             | 〔明〕廖道南撰             | 一八三 |
| 庸言十二卷                | 〔明〕黃 佐撰             | 二二一 |
| 胡子衡齊八卷               | 〔明〕胡 直撰             | 三九九 |
| 柯子答問六卷               | 〔明〕柯維騏撰 〔明〕吳大揚 方文沂編 | 四九七 |
| 洩濱蔡先生語錄二十卷附錄一卷       | 〔明〕蔡 鏞撰             | 五三三 |
| 學部通辨前編三卷後編三卷續編三卷終編三卷 | 〔明〕陳 建撰             | 六二三 |

2447/109

# 說理會編二

〔明〕季本撰

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八〇毫米寬二五二毫米

說理會編卷之九

帝王

二帝唐堯虞舜 附伏羲神農黃帝

越季 吳孝 莊正

堯舜以前亦有神聖如伏羲神農黃帝是也然孔子所  
祖述者惟堯舜而序書斷自唐虞者蓋上古民淳事  
多朴畧可以清靜無爲不脩法制堯之蕩蕩如天初  
亦有同上古及舉舜敷治而氣象遂別矣經綸天下  
曲盡人情此因時之中道也故執中之傳自唐虞始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而三皇之治近於佛老矣然亦時不同耳豈可謂伏  
羲神農黃帝非時中之聖乎

堯之德知天之發育萬物虎狼蛇蝎使各遂其生無所  
厭棄如共工讎堯亦皆並立於朝有不善則包容之  
而使去堯得盡其才斯已矣此所以爲蕩蕩也及既  
舉舜用輒有功然當權寵相軋之際其堯未免有嫉  
忌之心則又不可聽其所爲矣在舜時則思慮不得  
不漸周經綸不得不漸密禮樂刑政悉皆明備此致  
治之道當然也故孔子以大哉贊堯君哉贊舜意蓋  
如此然堯詢考之間即知舜爲可績又以見堯之蕩

蕩非樂施無別者此所以爲時中之聖歟

堯稱大哉猶存上古簡畧之風舜稱君哉遂啓後世經  
綸之治而世道之渾樸開明於此分焉堯之煥乎有  
文亦舜之相業也而益成堯之爲大矣

孟子論舜之於象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載完廩浚井  
之事世儒多疑其無謂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  
舜之理而西山真氏因以爲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  
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其真有是哉雙峯饒氏亦  
曰完廩浚井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但恐  
庸或有之是以孟子不辯竊意此等處不可以盛治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之事律之蓋當堯之時洪水汎濫下民其咨幸而苟  
全亦近禽獸故人倫乖亂風俗淪胥而尊卑疎戚之  
等未必皆有別也堯方憫其墊溺奚暇責之治禮義  
哉且反而求之有子如丹朱傲慢朋黨無所不至而  
艱食之民豈宜不教而殺哉惟一以寬大處之故曰  
蕩蕩如天也況上古爲君者不若後世之尊嚴故女  
嫁民間順事舅姑伯叔亦與常人無異瞽瞍天下之  
至惡也象天下之至愚也謂藉瞽瞍而以父殺子雖  
如民俗之滯邪堯必不校故妄意欲棲二嫂此非至  
愚而何觀其以鬱陶爲說而舜即使治臣庶則面相

問答之言也理宜有之若水土既平之後人或為此不根之論其於害義傷教亦甚孟子亦必有如辨咸丘蒙之妄者矣豈肯含糊以惑世哉但史記於焚廩之下附之以兩笠自捍穿井之下附之以匿空旁出之言若欲神其事者而盡蛇添足則於文義果有不通焉至謂其不告而娶為妄則蘇子由之說也夫舜之不告而娶者孟子亦屢言之不以為無也蓋堯意欲妻舜正恐瞽瞍或有違命則不可以強其子娶而後告瞽瞍亦不得有間言矣是善處人父子之間也瞽瞍既為大惡則其不欲舜之娶也視殺舜之惡又

龍理會編入

卷之九

三

下一等不必謂其無也原蘇氏之意惟在誤解不格姦之一言耳蓋不格姦者謂不正其惡猶言不責善也陽明先師嘗辨之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半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晉天下而遷之焉猶曰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之無所歸則釐降二女之前豈可謂其已順父母哉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

荀子曰禹入聖域而不優蓋本於至禹德衰之說然孔子稱其無間然則非純亦不已之德不足以當之又以其有天下而不與與舜同稱夫不與者無與於己

也此見其治天下如一點浮雲過太空矣不謂之至德可乎若其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胼手胝足不知其勞有似於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者則以適當同室有鬪之時不得不披髮纓冠而往救也此又見其為時中之聖矣烏得以為不優乎

述異記稱禹會塗山防風後至誅之其長二丈骨專車此說本於史記世家云禹致群神於會稽地與塗山之說微異塗山在濠壽蓋江淮之間非唐虞時巡狩之地豈以道路去衡泰二嶽為遠而於其間總為塗山之會歟至於會稽則益為僻壤非巡狩所宜及矣

龍理會編入

卷之九

四

今會稽有禹陵豈禹之少子封於越國葬其地而誤傳邪況禹為天子薦益於天則巡狩之事益宜為之如舜之攝行方岳之事也且防風後至而即誅之似非王者懷諸侯之政與孟子慶讓貶削雍容之意大不作焉得無戰國以後陋儒誇大之言乎

虞廷諸臣皋陶之德最為精明知人安民之謨能發天人合一之理而邁種民懷禹所推讓陸象山稱唐虞之際道在皋陶蓋謂此也故孟子叙道統之傳則謂禹皋陶為見而知之論得人則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以禹先皋陶此可見禹之德為優矣舜以曆

數歸禹有以哉然稷契及益皆至德也而舜禹之薦一不及焉蓋此五臣者當舜治水時同時而舉但禹臯陶或稍在前故常並稱耳至舜命攝位則計其時必皆老矣稷契或已不存故所命惟禹臯陶而禹薦益之時則臯陶又不存矣不然則初命平水土時禹之所讓尚以稷契先臯陶而至其後也何以與臯陶皆不復及邪

蘇子由曰孟子言堯舜禹之終皆薦於天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之子於

說理會編

卷之九

五

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此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狩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耻之而謂益爲之哉據此則舜禹益之受薦已可不避而爲天子矣殊不知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禹之薦益但使之爲相以主祭主事而已至於克享天心克從民欲則

在舜禹益歷年之久近施澤之深深不能使天之必受民之必歸也故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當君存而攝事未嘗真爲天子也及君既終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而嗣子宅憂於其官者三年此古諒闇之禮也喪畢而避位焉蓋欲人之一乎嗣子耳豈敢期衆心之必已歸哉蓋上古告終易代必以傳子爲常而與賢之法自堯舜始故言禪者惟曰唐虞則舜禹益之避乃本聖人謙讓之實德而無所意必之公心一聽乎天命而已凡嗣子之所以不靖者以人心猶未盡歸於我此其所以當避也人心歸焉

說理會編

卷之九

六

天命屬焉嗣子雖欲不順將誰助乎苟不待天命之自定而謂天下非已不能君遂居其官以逼其子即謂之篡焉得爲以爲不必避乎及避之而民不能舍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雖受天下而不以爲泰矣若民歸嗣君而天下已有所屬則已適得遂其避位之初心又何歟焉如其嗣君召用復輔相之則於先君之薦亦未爲有負也堯初命舜舉益暨禹皆本同時則益當禹崩之日必已老矣自啓承禹後其復相益與否史無可考不可得而知然而或相或不相皆無與於已也惟以爲既薦於天則不必避是以私意必天

命之在我而豈聖人順自然之至德哉避之而不從固天理之所安也雖匹夫亦奚足爲耻耶

商之前無征誅事伐桀自湯始然湯初聘伊尹時本無此意觀其五就桀蓋欲感格桀心以歸於善而終身服事耳及桀稔惡不悛則始說湯伐桀故湯之伐桀伊尹說之也放桀之後湯有懃德可見其心惟以伐桀爲不安而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則伊尹自明其事起於已耳

湯之放桀本於應天順人此身任天下之重獨立不懼遜世無悶之時也求其事無一毫不合於天理之正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於心自可安矣然而放桀南巢猶有慚德曰恐後世以爲口實此豈畏人譏議哉蓋平時不能感格君心而至於放伐此蓋羞惡之心所不能自己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亦是此意如禹下車而泣罪人謂堯舜之民能以堯舜之心爲心而已之民不及焉是亦其所耻也羞惡之心天機也豈能遏絕雖聖人亦以此心反己自脩憚然不敢自足蓋其力量甚大而其心未嘗不小此藉用白茅之所以无咎歟世之君子以信心所爲謂行所無事而耻心之生則以爲障幾於居之不疑矣心體之正恐

不如此

湯之伐桀止於放故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之伐紂則殺之焉史記曰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懸不懸未可知其爲殺則似真有觀孟子時有弑君之疑而以誅獨夫紂解之又引太誓言則取其殘殺伐用張是誓師之物已謂殘暴之渠魁爲當殺也非指紂而何此等處但須論在彼者真是殘賊在我者真是天吏則應天順人之舉其他形迹之間或有事勢不得不然者奚足論乎但苟無湯武之志是亦弑而已矣若紂既自燔死而武王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劍乃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用黃鉞斬紂頭又并斬其已經死之嬖妾二女則豈聖人之所爲哉其妄誕甚焉

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惟順人心而無一毫利天下之私則能對上帝故曰應天焉應天與順天休命不同從天理中流出而無所作意則謂之順天若應天則以無私之心求合於天而已此湯武所以爲反之之聖也

蔡仲默書傳引吳氏言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竊謂誓辭之同異不必有疑蓋湯武皆爲安民非利天下其心

一也故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豈容以私議哉但湯之安民爲人皆有時日曷喪之心時至而不得已也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曰奚爲後我武王之安民未免有所作意蓋人心怨紂雖深而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賢如微子者尚或有之三仁去後復遺祖伊之賢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未盡泯故士大夫亦有謂殷可復興者則人猶少有疑耳武王慮生民之塗炭日甚而耄已及身恐後來無繼故特起一念以除暴救民此乃老婆心急也觀其言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尚有鼓舞人心之意此則與成湯氣象不侔矣故湯之數桀非恭也武王之數紂非傲也桀惡已著天下所共欲誅不待多言而人自諭耳紂惡雖共厭之然恐人心猶或有間也則不得不盡發其實以昭示人人使知殘賊一夫天命之所當討也然而二王之優劣於此亦可見矣

說理會編

卷之九

九

史記周紀載紂因崇侯虎之譖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央平獻美女事或以爲非聖

人所爲此迂儒之見也當時紂爲不道窮耳目之欲其以聲色求諸侯者多矣豈足以爲異事哉天下之人所倚重者惟在文王雖人百其身而肯贖況於臣子而忍視其君父陷於死地乎顧無術以救之惟有美女順其所欲張可因之以開通紂心耳豈非忠孝之至情哉若獻洛西之地則恐無此事文王之時尺土莫非殷有周未嘗專有洛西之地也奚以獻爲至曰陰行善則益失文王之心矣弓矢斧鉞之賜意亦不在此時金仁山曰殷制分天下爲左右王季時已受命作伯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則文王弓矢斧鉞之賜必不在囚羑里之後也夫羑里之囚爲諸侯皆向之也若非先已得專征伐威德及於諸侯而何以致崇侯虎之譖邪

說理會編

卷之九

十

朱子論文王事紂惟盡本心武王伐紂惟順天命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處義理甚正但觀政於商之說未暇辨其非耳

史記謂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以天命未可居二年始伐紂亦是虛誇之辭武王本無取殷之心觀兵何爲且以臣伐君非可輕舉苟無號召則諸侯亦安能率然而至哉意者諸侯皆以民之

塗炭赴訴於周同時而至當其時取殷民心亦無不悅而武王弗取也多方所謂五年頒暇之者疑即指此則其事不當言於伐紂之前二年而亦必非觀兵耳

孟子言至仁伐至不仁而何血之漂杵正論武王未盡善處雖血流本是商人自相殺亦見當時人猶拒戰不可為仁人無敵於天下矣

聖人者仁義而已矣仁義之德實而既充大而能化斯之謂聖也化之而入於不可知之神聖斯至矣聖人之於天道有未至者故以神居聖之上安得以其化

說理會編

卷之九

十一

之未神而遂謂非聖哉堯舜性之聖之至者也湯武反之非未至之聖乎然而仁義成德則一而已豈可以所遇之迹而論優劣哉蘇軾謂武王非聖人也以聖人必無征誅之事而併謂孔子不足於湯是以所遇之迹論也夫湯顧誕天命聖敬日躋幾於不已之純其為聖明矣武王則後人稱之為執競為不泄邇不忘遠雖未詳其日新之說亦足以見乾乾不已之心故德謂之仁人孝謂之至孝豈非已入聖域者哉然比之堯舜則湯武信有不及矣堯舜至聖也而禹幾之孔子蓋企慕焉故屢屢稱揚以明願學之志豈

故伸此以抑湯武之征誅耶且征誅之事聖人之所不得已非可以示訓者又何怪乎其不以為恒言耶若無逸之書止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四人為迪哲則以繼世之君所戒在逸其生則逸者多以勤政勞神為罔或克壽而不知中宗以勤政而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以勤政而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以勤政而享國三十三年其他雖有賢聖之君而享國之年不經見必皆不及三王者也故不與於勤政之列文王亦以勤政而享國五十年則周基之所由起也故所舉以戒嗣王者惟此而已其創業之君憂勤

說理會編

卷之九

十二

惕勵有不待言者而况武王享國止十九年又不足以見勤政者之必壽也則畧之而已不然則誅紂周公之所相也其作無逸豈肯薄武王而不言哉至於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則以其肆虐害民天命已絕因民心之迫而救之於水火之中此仁義之心非富天下也故湯武革命孔子謂其應乎天而順乎人蓋無異議焉但武王之時人心雖已怨殷而殷之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未盡泯士大夫或有欲待其復興者而武王則以人心歸已欲釋不能而耄先及之後恐無繼乃遂及時鼓舞以成殪殷之功比於湯之東

征西怨南征北怨未免有意焉此孔子所以不足而謂之未盡善也豈謂紂終不可伐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也使當民情日迫來蘇之望日勤亦豈能終守臣節哉伯夷耻食周粟亦有所不足於武王者也然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此伯夷明德親民之學也則當紂不可不伐之時亦豈能終守匹夫之介節者哉湯之伐桀也伊尹說之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豈肯以悖亂之事導其君哉故征伐者必不害其為聖人也夫聖人之所同者仁義之心而已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七

矣舍仁義之心而論其迹則事變無窮蓋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千萬而不能同者矣軾之言曰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夫聖人豈不欲揖讓哉果如軾言誠亦善矣然

有不得不用兵者所遇之時異耳湯之伐桀雖人人無異議然常顧昆吾皆倚桀為虐者非揖讓所能退且恐其患日滋也可不用兵乎至武王時則紂之黨尚有五十餘國與奄飛廉之類又有甚於桀之時矣於此而不假兵威不亦迂乎兵威不用人心已歸不待天命之改而即可受命稱王則將真紂於何地邪紂不死殷人不能立君以事則文王將何以終邪武王之德則又不及文王矣難責其待殷亦若是也就使紂不誅而止於廢立則殷人所改立之君莫賢於微子要其勢亦有不易為者當殷之時去唐虞未遠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十四

人知與賢之為善故太甲不順伊尹得以廢之人亦不以伊尹之不可王也而信其所為夏殷之末人既習於與子而又有諸惡黨為之輔則廢置為難矣非有威權勢亦豈能行哉然則立君之權固在諸惡黨而不在他人也彼蓋紂之私民其心豈肯歸微子哉諸惡黨不欲廢紂而必待武王用兵以定則已立可疑之地殷周人心各有所屬不歸於一武王將自立於何地邪不有為王亦無以為自保計矣此周人之所不安也故有德有位而民信從此王天下者之所不辭於任重而小廉曲謹之士烏足以語此邪如軾

者不知仁義者也而徒欲以述議聖人則將使殘賊獨夫肆行無忌而生民終無喘息之期邪故謂武王非至聖則可以征誅之故而議其非聖則不可錐湯亦然予懼強辭之奪正理也故發聖人之心以明中道焉

三代中興令王夏少康商中宗高宗周宣王

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左氏謂有窮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其臣寒浞虐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澆即羿

說理會編 卷之九

三

也所謂家衆者其即逢蒙歟但孟子以取友之一端言而左氏則論其亂亡之始末耳其後夏之遺臣靡自有禹氏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其子后杼滅豷論語曰羿善射果盈舟俱不得其死然而孟子又載逢蒙殺羿之說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况少康中興之賢王而靡又安社稷之良相在當時豈無一言可以為世法者而書中畧不一見豈典謨訓誥之外逸篇尚多而序書者所次古文今文之有無亦不足據邪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以今考之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僅止六君

其一人尚未可考自武丁以下雖有祖甲當不在六七君之內然劉歆稱殷三宗止以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而不及其他則緣書無逸篇止載中宗高宗祖甲三王而孔安國誤以祖甲為太甲故歆遂據以為三宗耳殊不知無逸三王但以享國長久者言未足以盡賢聖之君也後儒附會之言安足信乎然太甲之稱太宗不經見姑不必論惟太戊武丁之稱宗必以其有聖德不愧於湯殷之中興實賴之而他君雖賢或有所不及邪

周宣王繼厲王之後而能側身脩行用賢使能以仲山

說理會編 卷之九

十六

甫為相尹吉甫方叔召虎為將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業周室中興焉詩稱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固深於聖學而以道事君者也而尹吉甫方叔召虎又皆賢人相與輔相之則宣王豈非正身脩德之君哉諸書有謂其廢魯嫡殺杜伯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為弗克終者恐未必至此也意者亂君因其偶有闕失而藉以為口實耳如衛武公亦宣王時賢諸侯也至九十五猶誦抑之詩以自警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天資

何等懿美其心豈肯爲不義者哉史記謂其弑共伯而立則亦春秋時逆賊所爲誣善之言將以政令之善欺天下而揜其大惡之名也其害教不小矣王魯齋謂其有脩葺之學則謂武公可以改過者不知衛人苟有仗義而討賊將何辭以自解乎故因宣王之事而併及之

言理會編

卷之九

十七

說理會編卷之九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

經義一

易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河圖只是從微至著之理一陽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陰生於內矣一陰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陽生於內矣此陰陽老少交互之體而伏羲所由以畫八卦者也一與四二與三則皆爲五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則皆爲十而居中五者陽之中也說理會編入 卷之十 一

十者陰之中也盛於此則衰於彼消於此則長於彼卒歸於無過不及而已矣故五十居中所以明中道也洛書縱橫皆十五正以明河圖之爲中道耳非有他義也特發此明例以繁其餘則陰陽老少隨所湊合而皆可成數此即陰陽互相交易一卦可變六十四卦之理也不然豈足以盡天下之變邪世儒但據圖書位次異同妄生意義辭愈繁而理愈晦矣

河圖之生本只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此自然之運也古註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但以發明圖位一三五七九屬天二四六八十屬地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而水火木金土則因位以定數耳豈謂此為五行生成之始與其運行者有異哉黃勉齋謂生之序就是行之序造化初無兩樣蓋天得奇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而為三地得偶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而為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二

得之矣

河圖本火陽也而陽之根已在水中水生於金金性下凝水未離其體故潤下金水陰也而陰之根已在火中火生於木木性上達火未離其體故炎上陰陽無端豈可以一二三四分先後哉水屬陽其數為一猶陽畫之為奇也火屬陰其數為二猶陰畫之為偶也奇偶本陰陽之象也奇以圓行圓者徑一而圖三水之一至木而盡發矣故木數三偶以方止方者徑一而圖四火之二至金而盡歛矣故金數四五奇為五

五偶為十居四方之中故陽土數五陰土數十三與二為五四與一為五此生數之合也三與七二與八皆為十一與九四與六皆為十此成數之合也數之所起本從奇偶因奇偶之得此數則遂以數計多寡耳自一二而重之或以奇加偶或以偶加奇或以奇加奇或以偶加偶則兩其一而合為二可也合一二與三其一而為三可也合一三與兩其二而為四可也隨其奇偶多寡之積合而為五為六為七為八為九以至十百千萬亦可也蓋即陰陽錯綜加倍之理若求其本則固象所從來也故數者所以數象也但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三

非聰明睿智旁燭無疆者則不能一以貫之而彰往

察來以盡天下之變亦僅能推測於目前而已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世故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豈可以聖人分為二人哉有孔安國以來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蓋皆於圖位上起義故也惟劉牧引大傳為證以為伏羲無取圖書而蔡西山亦謂舊說可疑但蔡亦未免依違其間而不敢斷以劉說為是道之不明也豈非賢者之過哉

書序洪範九疇但言大法有此九類如中庸列九經之目自宜有序與洛書之義全不相關其曰天乃錫禹

云者猶言天啓其衷使知此爲治之大法耳何必強指所錫者爲洛書哉

伏羲畫卦只畫一奇一偶義已盡矣奇之畫爲一偶之畫爲一皆象心體一者陰在陽中陽合陰而爲一也一者陽在陰中陰分陽而爲二也畫外空洞無形之處則皆陽也故陽無可盡之理陰陽交易其變無窮皆心體之自然也以心體求陰陽則爲妙物之神以氣求陰陽則爲不通之物神妙萬物者形而上之道也物則不通者形而下之器也

奇者陽之所以爲一也當陽之時陰在陽中爲陽所統

說理會編

卷之二

四

合而未分者也故其畫爲一偶者陰之所以爲二也當陰之時陽在陰中爲陰所含分而有統者也故其畫爲一

陽畫之爲一萬物之合爲一理者也陰畫之爲一一理之散爲萬物者也合於一則物不見其爲有而其體則實散於萬則理不見其爲無而其體則虛有無相盪虛實相涵此陰陽得中所以爲道也偏勝則爲器矣

有奇偶交互而爲八卦是狀人心之八德也純陽不爲陰撓則健德也故謂之乾純陰不敢撓陽則順德也

故謂之坤一陽起於重陰之下主於進者也有警寤發生之意焉故謂之震震德之動也一陰伏於重陽之下主於退者也有委曲收斂之意焉故謂之巽巽德之入也陽再生而一陰未盡情相係戀有和說之意焉故謂之兌兌德之說也陰再斂而一陽未消體常貞明有定靜之意焉故謂之艮艮德之止也陽在陰中爲陰所掩惕然不安有危懼之意焉故謂之坎坎德之險陷者也陰在陽中爲陽暢美赫然宣著有開明之意焉故謂之離離德之華麗者也此皆剛柔交錯本之乾坤自茲以往變化無窮重之而爲六十

說理會編

卷之十

五

四卦亦不出乎此而已此天之所以爲人而人之所以爲天合一之道也作易者發明此理殆無餘蘊而說者往往泥於象數之末則認氣爲理者多矣豈爲知易哉

八卦所重在卦德因而重之亦以卦德爲重也如蒙則曰險而止豫則曰順以動履則曰說而應乎乾晉則曰順而麗乎大明之類可見聖人畫卦之意皆以德矣彖傳罕有言互體者言互體後世筮師之一斷例耳

卦變皆以乾坤爲主坤得乾初爻爲長男得乾中爻爲

中男得乾上爻爲少男乾得坤初爻爲長女得坤中爻爲中女得坤上爻爲少女乾與坤交坤與乾交乃所謂變也如隨之剛來而下柔是乾之初爻來居坤下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是乾之中爻來居坤中也大畜之剛上而尚賢是乾之上爻上居坤上也晉之柔進而上行是坤之中爻上居乾中也凡此類皆以剛柔往來爲義甚易簡也在內卦曰來在外卦曰上彖傳於陽三爻往往發之陰則惟言其得中之爻也爻少有及者陰以得中爲善也至於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則亦因乾坤二體而互言其變非

說理會編

卷之二

六

謂其可以自上來下自下分上而更相換也朱子以彖傳所言如此類者凡十九卦皆以卦變言之曰某卦自某卦而來有自一卦變者有自二卦變者有自三卦變者祇見其支離耳於義何係乎若以卦變圖論之則一卦可自六十三卦變來聖人何獨於十九卦言變邪此說相沿已久其變卦亦或不同程伊川已辯於賁傳曰卦之變皆自乾坤乾坤變而爲六手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乾坤之變可謂明且盡矣何朱子猶不之取而從他卦以變邪

八卦成列是陰陽之定體謂之先天因而重之是內三

爻之卦重以外卦三爻是爲六十四卦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序本於此又以本卦六爻重以之卦六爻是爲四千九十六卦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乾坤屯蒙需訟師比之序本於此以此類推其變無窮此陰陽交互之情後天流行之用文王序易之所以爲妙也先天卦中已具此變聖人作易率明此義觀洪範稽疑之疇天所錫禹者也已有筮二貞悔之說則內外卦因重之義蓋自古有之特自文王發之耳邵康節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雖其數未嘗不合然非因而重之之意也因而重之則兩卦相爲體用而義備矣伏羲八卦以陰陽對待而成列然其剛柔本相摩而自能相盪已盡天下之變矣初亦未有先天之名也所謂先天者自天理之本體而言也以本體爲先天則變通之用爲後天矣後天八卦之圖亦非文王所畫也後人因文王之意而推明之耳圓圖方圖亦後人所作蓋緣因重之義而以之分配於天地也學易者默識其意而不泥於象斯可焉

說理會編

卷之三

七

乾龍潛見躍飛之義有自學之淺深言者如顏淵之於